

學林第九輯抽印本

從文字學上考見中國古代之聲韻與言語

胡樸安

從文字學上考見中國古代之聲韻與言語

胡樸安

緒論——自然音——效物音——狀況音——轉移音——單獨語——聯合語——推展語——證明語——結論

一 緒論

考古學家在地下發掘，得到一段枯骨、一個朽齒，爲人類學上的重大材料。我雖不懂考古學，總覺得古書中有許多未發掘之材料，而不爲一般人所注意。蓋一般人讀書，只知欣賞其表面，而不知注重其裏面。發掘書本子之工作，自來未有人做過也。說文解字一書，讀者雖多，但仍是一部未經發掘之書。猶之北平西南周口店地方，並非窮鄉僻壤，至近世經過考古家之發掘，始發見人類遺骨及文化遺跡，爲人類學上之大貢獻。說文解字非僻書，亦猶之周口店非僻地，但自來讀者與注者，只在形象、聲韻、訓詁上探討，進一步根據說文解字爲中文、金文之研究，從未有根據說文解字爲古人類、古文化之研究者也。我已根據說文解字寫了一篇中國古代婦女，又寫了一篇古代辨色的本能與染色的技術，茲再寫此篇。在計畫中者，有古代人之狀貌與動作、古代之衣食住行、古代之思想與製造，尙有其他種種，雖不敢確言如是，必比較在其他古書中所得的正面記載爲確。蓋中國古書，經歷代學者把一層一層的假文化紙糊上，已不是古書真面目，皆以自己時代之環境解說古書，且以古時爲黃金時代。如周易一書，自漢以來解說者不下二千餘家，我得曾寓日者約四百家，細讀者約五十家，一層層的假文化紙糊上，不曉得把周易變成一件什麼東西。我現在把假文化紙揭開一點，發見周易的確是一部古史。其中最有興味者，有騎老虎、搶帝位之事實，有拾稻、竊米之事實，有男女同獵交合之事實，有野獸變爲家畜之事實。總理二千餘年無人發見者，因不敢以此等瑣碎猥褻之事解聖經也。周易是一部正面之記載，尙且如此——說文解字必須在裏面發掘，宜乎我所有的千餘種文字學書，而無有一種言及古人類古文化者也。我在書本子上發掘所得的，雖不能確言是何時期，但比其他古書上正面之記載爲古而且確，總之皆是在文字學上所考見者也。

茲舉所考見者，爲古代之聲韻與言語。聲韻之考證，古音家根據易詩及兩漢有韻之文爲古音之研究者，至清末極其發達。然此皆是古人書中之聲韻，而非古人口中之聲韻。言語之考證，自揚雄方言以下，其書頗多，雖比較是口中言語，但是後代非古代。揚雄方言雖較古，亦是晚周時代之言語。近世語言學專家之所研究者，似尙未及中國古代之言語。茲篇之所考見者，皆是古代人口中之聲韻與言語。古人已往，古人之言語留於書本子上者，雖有多少斷續的痕迹，然已不易考。至于古人之聲韻，除了古音學家所用的方法以外，其他從何發見，此讀者所急欲問者也。

余研究此問題，先冥想文字何以有此音，知文字爲言語的符號，有言語而後有文字。文字由言語發生，文字之音必由言語之音而來。蓋筆之於手者爲形，宣之於口者爲音，形必肖其事物，音必擬其口舌，最初文字之音，斷不能離開言語之音別造一音，此事之必然者也。繼又冥想言語何以有此音，知言語爲聲韻之變化。原人只有一種單簡之聲韻，完全出於生理上之自然，與低等動物之聲韻所差無幾。蓋無意識謂之聲韻，有意識謂之言語，無意識之聲韻，其發出也，純然由於生理之作用，經悠久之時間，則知由生理所發出之聲韻，皆由生理上之動作而來。又經悠久之時間，則知某一次某一種動作，即有某一種之聲韻發出。又經悠久之時間，則以某一種動作所發出之聲韻，爲某一種動作之表示。彼此皆以聲韻爲交通之工具，無意識之聲韻遂變爲有意識之言語矣。如心有所快樂，不知不覺中有一啞之聲韻發出，久之即以啞之聲韻爲心中快樂之表示，爲啞之言語，而後造一啞字。心有所痛苦，不知不覺中有一響之聲韻發出，久之即以響之聲韻爲心中痛苦之表示，爲響之言語，而後造一響字。今啞字、響字普通皆不用，言語亦無有及於啞與響者，而啞與響之聲韻猶在一般粗俗人之口中。聲韻雖有變化，大致尙可推尋。自然之聲韻既能略略表示意志，則人類賴聲韻之交通而知識漸啓，於是有效物之音。效物音者，見低等動物亦能發出一種聲韻，即以各動物所發出之聲韻爲各種動物之稱呼，如牛、羊之類。礦物、植物雖不能發聲，而敲之擊之，皆有聲可聞，則以敲擊所得之聲，爲各種礦物、植物之稱呼，如金石、竹木之類。自然之音，效物之音而外，有一種狀況之音。狀況音者，既非實有其物，敲擊而聆其聲韻，只得虛況其形狀而擬議之。如指一物而呼之曰大，自然有一種開張之聲韻；指一處而呼之曰高，自然有一種向上之聲韻；指一物而呼之曰小，自然有一種收斂之聲韻；指一處而呼之曰低，自然有一種落下之聲韻。此種聲韻，亦出於自然，而與自然之音不同者：自然之音發出生理上之動作，毫無意識，必歷久始成爲有意識之言語。狀況之音必見其形狀始能譬況，由於心理上之自然發出，其發出時已有意義，即爲言語，不必歷久始成言語也。其與效物之音不同者：效物之音亦由於心理之作用，亦是音一發即成爲言語，然必實有其物之音，始能效之，且一音只能成一言語。狀況之音並非實有其物，發出之音且無其形，只有其狀，譬況其狀而爲音，一音不必限一物事。又有一種轉移音。轉移音者，發生當在聲韻已成言語之後，以此言語之音，有與彼言語有相連之關係者，則以此音轉移之，而爲

彼事物之稱呼。如門、開也；聞其聲而開閉之，即以開呼之爲門也。戶、護也；因保護家室，即以護呼之爲戶也。（古代無文字，只有聲音，不能以文字發生之先後爲先後。）以聲韻發生之先後而言，自然音最先，效物音次之，狀況音又次之，轉移音爲最後。蓋效物音、狀況音已略有意義，轉移音已在有意識之言語以後也。

由聲韻變爲言語。其言語卽是聲韻，必極簡略，以一聲韻代表一言語，所謂單獨語也。單獨語者，不知合兩種聲韻爲一言語，每一事物每一動作，皆以一種聲韻表示之。如縮鼻之聲如欲，卽以欲爲縮鼻之單獨語；多毛犬之吠聲如虺，卽以虺爲多毛犬之單獨語。以聲韻變爲言語之慣例：聯合語之父牛、單獨語不曰父牛而曰牝，聯合語之母牛、單獨語不曰母牛而曰牝，聯合語之小牛、單獨語不曰小牛而曰犢。其一事一物有一私名，並非其言語之疆界精密，以其無連貫思想，不能以此聲韻合併聲韻而爲一言語也。社會日以發展，事物日以增多，人類知識亦日以開啓，以前一種聲韻之單獨語，不僅出于口者不利，即人于耳者亦不明瞭。當然以一形容詞冠於名詞之下，如父牛、母牛、小牛之類，或以一動詞綴於名詞之下，如鳥飛、兔走、雞鳴之類。但此種聯合語，在說文解字中看不見，以說文解字都是單字也。在說文解字中可以推測而知者，有統言、析言之類。如析言萌芽有別，統言則無別；析言喘息有別，統言則無別。所以有析言而又統言者，一析言，統言與段玉裁發見之例稍別，當爲古人言語所應有者，今時猶然。）以言之人出於口較爲便利，聽之人入於耳亦較爲明晰也。至于物之名詞，亦有利用兩種聲韻呼之者，如瓊瑤、璫瑜之類。蓋以一聲韻爲一名詞，不如以兩聲韻爲一名詞較便於言者、聽者。此是人類連貫思想逐漸發達之徵，而分別詞之者語稽詞之兮以次發生，自然能合兩種以上至多種聲韻而爲一言語，不似以前單獨語不能表示情志，使言者、聽者交感困難。其以兩種聲韻爲一名詞者，是連貫思想初開啓時亦以爲便利言者、聽者之口耳計也。所以聯合語發展以後，以兩種聲韻爲一名詞如瓊瑤、璫瑜之類，在說文解字中轉不多見也。至于推展語，在說文解字中極多。凡一事一物稍含有此聲韻之意義者，卽以此聲韻呼之。如命含有條理分析意義，凡事物含有條理分析意義者，皆以命呼之。爲論爲倫，爲掄爲輪，爲綸爲輪，爲淪也。堑含有崇高長大意義，凡事物含有崇高長大意義者，皆以堑呼之。爲堯爲越，爲謔爲曉，爲麋爲燒，爲綏爲魃。晉含有深幽幽遠意義，凡事物含有深幽幽遠意義者，皆以晉呼之。爲暗爲暗，爲瘠爲瘠，爲醫爲醫，爲黠爲清，爲閭也。勺含有包括滿實意義，凡事物含有包括滿實意義者，皆以勺呼之。爲包爲飽，爲炮爲胞，爲飽爲飽，爲袍爲袍，爲泡也。此種推展語，由一種聲韻推展及于同意義之各種事物，此言語發達之極致。清朝文字學家已見及此，惜未曾立腳于言語學之點有所說明耳。又有說明語者，因單獨語有許多同一動作，以程度稍有差別，而有種種不同之言語，當然於言者、聽者皆不利，言語發達以後，爲言者、聽者兩方面便利計，合種種性質相同程度稍別之言語，以一語說明之。

如嗶、呱、咍、咛、咛、咛、暗之類，而以哭之一語說明之；哇、吧、嘍、唏、嗒、改、蚊之類，而以笑之一語說明之。此種言語，在說文解字中不多見，其言語發生亦最晚。蓋既無聲韻之關係如單獨語，又無意義之關係如推展語，當在文字既發生以後也。以言語發生之先後而言，單獨語最先，聯合語次之，推展語又次之，說明語爲最後。蓋單獨語不過是一種有意識之聲韻，不能成爲言語。聯合語則能聯合兩種以上之聲韻出之，惜在說文解字中不能獲有充分之材料。推展語，全部說文解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字皆是言語之推展；讀說文解字者立腳於言語學點以整理之，其材料無窮也。說明語材料雖不多，實是一種有趣味之發見，蓋能令多種性質相同程度稍別之言語以一語說明之，已有整理言語之趨勢。論語有言語一科，整理言語，或是此科中之一目。論語以後，言語科無聞，此中國言語所以不發達。後世以戰國之縱橫，晉室之清談當之，誤之甚也。

二 自然音

未有文字，先有言語，未有言語，先有聲韻。原始之聲韻，純然由于生理之動作，謂之自然音。自然音者，發於喉，收於喉，毫無何種之變化。自深喉而淺喉（舊謂之牙音），而舌，而齒，而唇，而聲之變化繁矣，而發聲，而送氣，而收聲，而清濁，而聲之變化愈繁矣。自有一聲之轉，而平韻，而上韻，而去韻，而入韻，而韻之變化繁矣。自有四等之呼，而開口，而合口，而撮口，而齊齒，而陰陽，而韻之變化愈繁矣。聲韻之變化愈繁，自然之音遂成爲有意識之言語。本言語記之以符號，遂成爲有形式之文字。今日文字複雜之音，皆由言語複雜之音而來；言語複雜之音，皆由自然之音而來。試以小兒徵之：小兒初墮地第一聲，真自然之元音，其聲純由喉而發，只有聲韻，毫無意義。古今無多變化也。說文：「嚶，小兒聲。」蓋小兒努力破產戶而出，生理上發有一種自然之聲韻，並非是哭後遂謂嚶爲哭聲。詩：「其泣嚶」是也。嚶爲喉聲，匣母。蓋其聲純粹發於喉，不接觸唇舌間也。說文：「呱，小兒啼聲。」書：「啓呱呱而泣。」蓋啼聲之小者呱爲淺喉聲，見母。由哭至于笑，笑之聲亦由喉而發。說文：「咳，笑也。」咳爲喉聲，匣母。由喉而至于唇，而有爸爸，媽媽，伯伯，妹妹之稱呼。說文雖無爸爸字，父，爸雙聲，母，媽疊韻，父，母，爸爸，媽媽之聲韻，自可相通。可證聲韻之發，于唇爲較易也。由唇聲調于舌，而有哥哥，弟弟之稱呼。哥本淺喉聲，見母，調于舌，音如哥，哥合頭聲，端母。弟本舌頭聲，定母。今人有爲舌上聲者，讀音之流變也。凡此皆是自然之音，出之於口而能分別，人之上耳而能明晰。自然之音以通意志，遂成爲言語之音；再記之以符號，遂成爲文字之音。此聲音發展之自然例，可證而知者也。所以根據文字之音，可以上推原始之自然音。雖聲韻代有流變，而此種自然音則所變甚微。自然音在說文解字中頗多，茲分哭笑之類，恐懼愁怒之類，呼吸聲氣之類，飲食歌咏之類，呻吟歐吐之類，皆由人生理上自然發出之聲韻，毫無意義，久之遂成爲動作之表示。其發出時，或亦稍有

心理上之感動；其感動也，亦是自然。此等原始之音，至於今日，縱有流變，尚可推尋而知。茲記於下方，加以說明：

噙

說文：「噙，小兒聲。从口，皇聲。詩曰：『其泣噙噙。』平光切。」匣母。噙，本小兒墮地之第一聲，以生理上之努力，有哭之狀，遂謂之哭聲。詩曰：

「其泣噙噙」是也。噙，蓋哭聲之較大者，引伸爲一切聲大之名。詩：「噙噙厥聲。」鐘鼓噙噙，是也。凡有噙聲，皆有大意，皇是也。

呱

說文：「呱，小兒號聲。从口，瓜聲。古乎切。」見母。書皋陶謨：「啓呱呱而泣。」呱，蓋號聲之小者。凡有呱聲，皆有小意，孤是也。

哕

說文：「朝鮮兒泣不止曰哕。从口，巨聲。況晚切。」曉母。哕者，兒泣不止，帶有鼻孔中之聲。

哕

說文：「秦晉謂兒泣不止曰哕。从口，羌聲。丘尚切。」溪母。哕者，氣出喉中，稍有阻塞之聲。故哭極音絕，亦謂之哕。

哕

說文：「楚謂兒泣不止曰噉。从口，兆聲。徒刀切。」定母。說文：「噉，噉也。」噉，蓋泣聲之較大於呱而略小於噙也。易：「同人先號咷而後笑。」號，咷即噉，則不僅謂小兒泣也。

泣

說文：「無聲出涕曰泣。从水，立聲。去急切。」溪母。泣，蓋哭聲之極微者。

暗

說文：「宋齊謂兒泣不止曰暗。从口，音聲。於今切。」影母。兒泣不止而聲瘖似之。方言：「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噉，噉，齊宋之間謂之暗。」

咳

說文：「咳，小兒笑也。从口，亥聲。古文咳，从子，作孩。戶來切。」匣母。小兒之笑，其聲甚微，咳蓋笑聲之微者。說文十四卷亥下云：「亥象褰子

咳

咳之形。」亥，不象褰子形，以亥象小兒之笑聲，即以笑聲之咳，以名小兒，故變聲而言形也。禮記所謂「咳而名之」是也。今人皆知孩

是小兒名詞，而不能言其所由來矣。

嘖

說文：「嘖，大笑也。从口，奉聲。方蒙切。」幫母。嘖者，笑不能自禁，口開張而出之聲也。口開張，則口高而大。廣雅：「嘖，口高也。」玉篇：「嘖，大

也。」皆言形而不首聲。

啞

說文：「啞，大笑也。从口，至聲。直結切。」澄母。許既切者，讀音之流變也。詩：「啞其笑矣。」啞，蓋笑聲之大者。大笑忘情，開口而笑，合口而齧，

故又訓爲齧。易履卦：「履虎尾，不啞人。」鄭玄注：「啞，啞齧也。」

噱

說文：「噱，大笑也。从口，虞聲。其虐切。」羣母。噱之笑，其聲急切不能自止，笑聲之大而稍斂者。

啞

說文：「啞，笑也。从口，亞聲。於革切。」影母。易：「笑言啞啞。」馬融注：「啞，啞笑聲。」蓋啞之笑聲，小於啞與噱，大於嘖與咳也。

唏

說文：「唏，笑也。从口，希聲。希豈切。」曉母。唏之笑聲，稍大於咳，猶小於啞，微有笑聲，而無笑形，幾不知其爲笑，竟有疑其爲泣者，以泣之聲

亦有時如啼也。說文又訓：「哀痛不止曰啼。」

𦣻

說文：「𦣻，笑不壞顏也。从欠，已聲。呼來切。」曉母。不壞顏者，笑之聲甚微，面顏不變，俗謂之淡笑是。各本作𦣻，照段本。

𦣻

說文：「𦣻，戲笑也。从欠，之聲。赤之切。」穿母。戲笑者，輕侮人之笑也。陸機文賦：「或受蚩於拙日。」蚩即𦣻，戲笑之也。吾邑輕侮人，每作聲𦣻之。

右笑哭類十五字

噴

說文：「噴，吒也。从口，貞聲。一曰鼓鼻。普魂切。」滂母。噴者，怒極發聲，口沫分散，所謂唾面是也。莊子：「噴大者如珠，小者如霧。」莊子雖不言人，蓋噴聲之發其形狀如是。今鄙俗人發怒，猶有作噴聲者。一曰鼓鼻者，今之所謂噴嚏是。噴吒與噴嚏，聲韻與形狀略同，所不同者，噴

吒是心理之作用，噴嚏是生理之作用。

吒

說文：「吒，噴也。叱怒也。从口，毛聲。陟駕切。」知母。吒之怒聲與噴同，惟噴聲張而吒聲斂。禮記曲禮：「毋吒飯。」謂嫌食薄，發聲吒之也。蓋極怒所發出之聲，對人發者，史記淮陰侯傳：「項王呀噓吒吒」是也。獨白白發者，蜀書諸葛亮奏：「彭羕舉視仰屋，噴吒作聲」是也。

嘖

說文：「嘖，訶聲嘖喻也。从口，旁聲。補官切。」幫母。訶聲嘖喻者，以聲嘖之以示意也。嘖之聲韻與音略同，音是表示已不受之意，嘖是禁止人毋然之意。

啞

說文：「啞，相與語唾而不受也。从一，从舌，舌亦聲。字亦作𦣻。大口切。」透母。戰國策趙策：「有言長安君者，老婦必唾其面。」即唾而不受也。言有相與語者，作音聲以唾之也。今鄙俗人猶然。

叱

說文：「叱，訶也。从口，匕聲。昌栗切。」穿母。叱與嘖略同，嘖之聲大，叱之聲小。莊公十二年公羊傳：「按劍而叱之。」戰國策趙策：「趙王勃然怒曰：『叱嗟，而母婢也。』」叱本施之於人，或轉而施之於狗。禮記曲記：「簪客之前不叱狗。」戰國策韓策：「齊大夫有猛犬，不可叱，

叱之必噉人」是也。

訶

說文：「訶，大言而怒也。从言，可聲。虎何切。」曉母。訶聲有怒而叱之之意，與音同意。音者，語相訶詆也。从口，辛，辛惡聲。音非聲韻所變之言語，訶則純是聲韻。

啐

說文：「啐，驚也。从口，卒聲。七外切。」清母。驚也者，猝然遇驚所發出之聲。朱駿聲云：「啐，驚聲」是也。猝然之猝，即啐音之轉移。

吁

說文：「吁，驚也。从口，于聲。況于切。」曉母。吁之驚聲緩，吁之驚聲急，吁之驚聲緩可知。芋大集實根駭人，故謂之芋，卽是一種驚駭之聲，因以爲名，吁音之轉移也。書堯典：「帝曰吁。」傳云：「吁，疑怪之辭。」疑怪之辭者，卽疑怪之聲也。

曉

說文：「曉，懼也。从口，堯聲。詩曰：『予唯音曉曉。』許玄切。」曉母。曉音與啍，吁不同，啍是驚之聲，曉是懼之聲。聲韻時代只有聲韻之表見，懼聲之高，其音如堯，言語時代心有所懼，亦曰堯。文字時代从口作曉，爲聲之懼，从心作憊，爲心之懼。說文無憊字，爾雅：「憊，懼也。」釋文：「憊本作曉。」蓋以聲以爲用，無定形也。

噴

說文：「噴，大呼也。从口，責聲。士革切。」牀母。噴蓋互相言論大呼之聲，其與啍、吁、曉不同者，啍、吁、曉是受外來之驚懼所發出之聲，噴則大呼噴以恐駭人也。管子注：「謂論者言語灌噴」是也。此與言部詰之聲韻相同而動作有別，噴之音有責意，詰則無責意也。

警

說文：「警，衆口愁也。从口，敖聲。詩曰：『哀鳴敖敖。』五牢切。」疑母。警蓋心有所愁苦發出之聲韻。漢書陳湯傳：「下至衆庶，熬熬苦之。」顏師古注：「警，警愁聲。」董仲舒傳：「此民之所以露露苦不足也。」顏師古注：「露讀與警同，警，衆愁聲也。」食貨志：「天下警警。」聲韻時代以聲爲用，熬、露、警，警形雖不同，而音則一，古書用字，猶沿口語習慣也。

囁

說文：「囁，呻也。从口，嚴聲。五衍切。」疑母。釋名：「囁，嚴也。」今本釋名作：「吟，嚴也。」錢坫云：「吟，當作囁。」聲本出于憂愁，故其聲嚴肅，使聽之悽歎也。囁蓋呻吟聲之重者。

呻

說文：「呻，吟也。从口，申聲。失人切。」審母。呻蓋心有憂愁申氣而出之聲。呂氏春秋：「夫婦失宜，人民呻吟。」分言之，呻者吟之舒，吟者呻之急，統言之，皆是憂愁之聲。

嘶

說文：「嘶，悲聲也。从言，斯省聲。先稽切。」心母。王筠曰：「悲聲者，氣竭聲嘶也。嘶，析也。言其悲聲之析而至于無也。」今謂馬悲鳴爲嘶，卽此音之轉移。

吟

說文：「吟，呻也。从口，今聲。魚音切。」疑母。一切經音義引說文：「吟，歎也。欠部，歎，吟也。」吟與歎不同者，歎之聲緩而寬，吟之聲急而狹。寬緩則其聲濁，狹急則其聲清，所以呻吟之吟，變爲歌吟之吟。廣雅：「吟，歌也。」蓋歌之聲亦有時如是也。

歎

說文：「歎，吟也。从欠，難省聲。他案切。」透母。文選注引說文：「歎，太息也。」太息者，悲聲之舒而長也。禮記樂記：「一唱而三歎，有遺音矣。」有遺音，則其聲之長可知。又樂記：「長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。」歎者，言後之遺音也。

嘅

說文：「嘅，歎也。从口，既聲。詩曰：『嘅其歎矣。』」苦蓋切。溪母。嘅者，心所鬱而出之聲也。禮記檀弓：「既葬，慨然如不及。」又云：「練而慨歎。」注：「憂悼在心之貌。」言語時代在心在口，同一聲韻，文字時代在心爲嘅，在口爲慨。

嘔

說文：「嘔，語嘔歎也。从口，延聲。夕連切。邪母。嘔者，歎聲之急而寬長，口沫雜氣並出，口沫謂之涎，即嘔音之轉移。

喝

說文：「喝，歎也。从口，曷聲。於介切。影母。喝者，聲之幽也，言悲哀之極，喉枯而無音也。玉篇：「喝，聲嘶也。」是也。飢渴之渴，即喝音之轉移。

嗽

說文：「嗽，息也。从欠，曷聲。許謁切。曉母。嗽者，力盡之聲，其聲如歎，蓋悲歎而將休息之聲也。今嗽息之義，即由此引申。

說文：「嗽，嗟也。从口，茲聲。子之切。精母。嗽者亦是太息之聲，與歎同。歎之聲舒而長，嗽之聲促而長。書君牙：「小民怨咨。」咨即是嗽，言小民怨然而太息。廣韻：「嗽，嗟聲。」是也。嗽純是聲韻，古書或以子代之。詩：「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。」毛傳：「子兮者，嗽嗟也。」

善

說文：「善，咨也。咨當是嗽。」一曰痛惜也。从言，差聲。子邪切。精母。嗟亦是太息之聲，嗽之聲斂而向下，善之聲開而向上，其爲太息一也。聲韻變爲言語以後，或單言嗽。詩：「文王曰嗽。」（今嗽作咨非）是其遺也。或單言善。易：「大畜之嗟。」是其遺也。或合言嗽善。戰國策秦策：「平原令見諸公，必爲之言曰：『嗟茲乎（茲即是嗽，我必窮矣）。』」又一嗽嗟乎司馬，是其遺也。又有重言善者。詩：「嗟嗟烈祖，」是其遺也。

說文：「善，不肖人言也。从言，敖聲。一曰哭不止悲聲。警，五牢切。疑母。不肖人言者，不似人之言也。蓋警本是一種痛哭不止之悲聲，與口部之警同。警純是聲韻，警蓋聲韻中夾有言語，如婦人哭聲中常訴自己痛苦，故曰不肖人言。以後凡叫器不似人言者，皆謂之警。爾雅：「警，傲也。」舍人注：「衆口毀人之貌。」凡叫器不聽人言者，亦謂之警。楚辭九思：「令尹兮警警。」王注：「警警不聽語言而妄語也。」

聲韻變爲言語，言語變爲文字，形雖不同，聲同而義則一。詩：「聽我囂囂。」毛傳：「囂囂猶警警。」因其以聲爲用故也。

警

說文：「警，不肖人言也。从言，敖聲。一曰哭不止悲聲。警，五牢切。疑母。不肖人言者，不似人之言也。蓋警本是一種痛哭不止之悲聲，與口部之警同。警純是聲韻，警蓋聲韻中夾有言語，如婦人哭聲中常訴自己痛苦，故曰不肖人言。以後凡叫器不似人言者，皆謂之警。爾雅：「警，傲也。」舍人注：「衆口毀人之貌。」凡叫器不聽人言者，亦謂之警。楚辭九思：「令尹兮警警。」王注：「警警不聽語言而妄語也。」

聲韻變爲言語，言語變爲文字，形雖不同，聲同而義則一。詩：「聽我囂囂。」毛傳：「囂囂猶警警。」因其以聲爲用故也。

說文：「警，痛嘔也。从言，堯聲。古弔切。見母。警之嘔爲收聲，有忍抑之狀。警之嘔爲發聲，有猝然之狀。

譏

說文：「譏，志嘔也。从言，堯聲。女交切。嫌母。譏者心有所志，嘔聲之高者也。徐鍇曰：「聲高躁聲是也。」法言寡見篇：「譏譏者，天下皆訟也。」

注：「譏譏，爭聲。」譏與嘔聲同。嘔是恐懼之聲，譏是相爭之聲。凡口部與言部之字聲同而義稍別者，一則純然是聲韻，一則稍有言語之

夾雜也。

噴 說文：「噴，盛氣也。从口，眞聲。詩曰：『振旅噴噴。』待年切。定母。盛氣者，言氣胸滿胸中而發出之聲也。氣胸滿胸中者，猶禮記主藻：『盛氣頗實。』楊休注：『頗，讀闌。』是也。孟子：『填然鼓之。』言鼓聲蓄滿而發。蓋噴本是人氣盛聲，凡氣盛之聲，皆謂之噴。詩：『振旅噴噴。』是也。今本詩噴作闌，孟子：『填然鼓之。』作填，以聲爲用，無定形也。

颺 說文：「颺，辛惡驚詞也。从兒，高聲。平果切。一曰：『辛惡驚詞者，有所驚異而發出之颺聲也。災禍之禍，卽山驚異之颺名之。』以後凡見有驚異者，皆作此聲。方言：『凡物盛多，楚魏之際曰夥。』蓋夥與颺聲亦同也。

歎 說文：「歎，盛氣怒也。从欠，蜀聲。尺玉切。穿母。盛怒所發出之聲，與怒略同。說文：『怒，歎也。』歎亦作嘯。蓋怒氣勃發，在口爲歎，在足爲蹶。孟子：『蹶爾而與之。』蹶卽歎音之轉移。

欸 說文：「欸，怒然也。从欠，去聲。才六切。從母。孟子曰：『曾西欸然。』欸蓋悲之聲，較歎之怒聲稍平。今用欸。

繳 說文：「繳，愁貌。从欠，幼聲。於蚪切。影母。朱駿聲云：『疑作愁聲。』是也。錢坫曰：『義與爕同。』

右驚懼愁怒之聲三十字

曰 說文：「曰，詞也。从口，乙聲。亦象口出氣。王伐切。喻母。曰者開口有所發之聲也。皇甫論語義疏引：『開口吐舌，謂之爲曰。』是也。

沓 說文：「沓，言多沓沓也。从水，从曰，徒合切。定母。沓者，言聲氣之出如水流湑湑之聲也。孟子：『泄泄猶沓沓也。』引伸爲言之多也。

乃 說文：「乃，曳詞之難也。象氣出之難。奴亥切。泥母。氣出之難者，言氣之出有所阻滯，而作如是之聲也。宣公八年公羊傳：『而者何？難也。乃者何？難也。曷爲或言而，或言乃？乃難乎而也。』何注：『言乃者，內而深；言而者，外而淺。乃之聲，比而尤難出也。』

ㄅ 說文：「ㄅ，氣欲舒出，ㄅ上礙于一也。苦浩切。溪母。氣舒出，上有所礙，作ㄅ之聲也。有所礙卽有所稽留，故稽考之考，卽ㄅ音之轉移。

𠂔 說文：「𠂔，頤詞也。从ㄅ，从山。普丁切。滂母。其意爲頤，其聲爲𠂔，言氣急時所發之聲，俗語任意使氣，一切不顧曰𠂔命，卽此。三輔謂輕財爲𠂔是也。

寧 說文：「寧，頤詞也。从ㄅ，寧聲。彌丁切。明母。頤詞者，言心願如是所發之聲也。書：『寧失不經。』左襄二十六年傳：『寧儉毋濫。』論語：『寧儉。』寧戚，皆是以寧之聲表示其願如是也。

ㄊ 說文：「ㄊ，反ㄅ也。讀若阿。虎何切。曉母。ㄅ者出氣之難，反ㄅ爲ㄊ，出氣易也。ㄊ之聲若平而緩，爲可肯之辭；其聲若大而急，爲呵怒之聲也。

可 說文：「可，肯也。从口，寸聲。肯我切。」溪母。可即寸聲之平而緩者，意有所肯，作可聲以許之也。禮記疏：「可者通許之辭，不可者不許之辭。」不可之聲爲巨。說文：「巨，不可也。从反可，聲爲訶。」所謂言大而怒也。

奇 說文：「奇，異也。从大从可。渠羈切。」羣母。怪異之物，聞者見者皆作此聲以怪異之也。

兮 說文：「兮，語所稽也。从丂从八，象氣越下也。胡雞切。」匣母。乎之聲氣向上，兮之聲氣向下，下之聲氣平出。

擘 說文：「擘，驚詞也。从兮，句聲。思尤切。」心母。擘之驚，非出于猝然，遲回審顧以後所發出之一種聲也。莊子：「衆狙見之，恂然棄而走。」恂即擘，遲疑而有驚意。禮記大學：「瑟兮僂兮。」僂，栗也。大學之側，即說文或體之慄，亦即擘。故僂栗爲嚴肅義，亦即恭順義。

乎 說文：「乎，說之餘也。从兮，象聲上越之陽形也。戶吳切。」匣母。語之餘者，外息之聲氣，語餘而上揚越也。稍大即爲呼矣。

于 說文：「于，於也。象氣之舒。从丂从一，一者氣之平也。羽俱切。」匣母。於即烏鳥之鳴，其氣舒，于之聲似之。徐鍇曰：「試口言上。」則口氣直

平出也。書堯典：「僉曰於。」尙書大傳：「於，歎之也。」詩：「於穆清廟。」傳：「於，歎詞也。」於即于。

粵 說文：「粵，于也。審慎之詞。从于，从采。書：『粵三日丁亥。』王伐切。」喻母。聲氣之出有所審慎，而作如是之聲也。徐鍇曰：「凡言粵者，皆主

事句首未便言之，以思審之。」是也。粵與日同聲，粵者思審之聲，日者不思審之聲也。

平 說文：「平，語平舒也。从干，从八，分也。符兵切。」並母。平舒者，聲氣之出分散而平舒也。平舒對驚訝而言，和平之聲也。

欠 說文：「欠，張口氣悟也。象氣从人上出之形。去斂切。」溪母。欠蓋體疲倦，引而伸張，開口出氣之聲。士相見禮：「開口欠伸。」注：「志倦則

欠，體倦則伸。」分言之，其形有別，合言之，其聲亦不同。通俗文：「張口運氣，謂之欠歎。」是也。

欽 說文：「欽，欠貌。从欠，金聲。去音切。」溪母。欽蓋欠之餘聲而稍轉者。戴侗曰：「欽屏氣欽斂之貌。」段玉裁曰：「凡氣不足而後欠欽者，倦

而張口之貌。」按戴、段之說，皆言貌，當作聲。

纖 說文：「纖，欠貌。从欠，繼聲。洛官切。」來母。蓋欠之聲轉而爲欽，再轉而爲纖，蓋亦欠聲之餘也。

歛 說文：「歛，吹也。从欠，句聲。泥于切。」曉母。歛蓋氣之緩而溫者。戴侗曰：「歛，溫吹也。歛呵爲陽，吹呼爲陰。欲暖者歛之，欲涼者吹之。」

歟 說文：「歟，吹也。从欠，摩聲。虎烏切。」曉母。王篇：「出曰歟。」蓋出氣緩而溫者。尙書大傳所謂「陽盛則吁，茶萬物而養之外也。」吁茶即

歟也。

歟 說文：「歟，安氣也。从欠，與聲。以諸切。」喻母八部。一余，語之舒也。一歟與余同，蓋聲氣之出而安緩者。

歎 說文：「歎，吹氣也。从欠，或聲。以六切。」喻母。心有所不然，吹氣作歎聲，表示不滿之意，今時猶有然者。

歊 說文：「歊，翕氣也。从欠，病聲。虛業切。」曉母。與歎略同，歎蓋口之縮，歊蓋鼻之縮。

歊 說文：「歊，吹氣。从欠，音聲。普魂切。」滂母。玉篇：「口含物歊散也。」與口部之噴同，噴之聲重，歊之聲稍輕。

歊 說文：「歊，口氣引也。从欠，音聲。市緣切。」禪母。勞苦倦疾而作如此之聲，與喘略同，歊之聲猶微于喘也。

歊 說文：「歊，有所吹起。从欠，炎聲。讀若忽。許物切。」曉母。有所吹起者，有微塵浮在上面，以口微吹之，作歊聲使之而起也。

歊 說文：「歊，縮鼻也。从欠，翕聲。許及切。」曉母。引氣入鼻曰歊。漢書吳王濞傳：「脅肩累足。」揚雄傳作：「翕肩。」顏注：「翕，歊也；名，翕也，謂斂之也。」翕即歊，謂斂氣入鼻不敢有聲也。

嗽 說文：「嗽，吮也。从欠，束聲。所角切。」審母。漢書鄧通傳：「文帝所病癰，通常爲上嗽吮之。」汝南先賢傳：「蔡順母生瘡出膿，順常以口嗽之。」嗽即歊，通俗文：「含吸曰嗽。」蓋口嗽之聲有如此者。

吮 說文：「吮，歊也。从口，允聲。徂沈切。」從母。釋名：「吮，循也。」言不絕口吮之，循咽而下之聲也。史記吳起傳：「卒有病疽者，起爲吮之。」蓋嗽之用力稍急而重，吮之用力稍緩而輕。

嗽 說文：「嗽，小兒聲。从口，秋聲。卽由切。」精母。嗽嗽是一種小聲，倉頡篇：「嗽嗽聲也。」嗽嗽唧唧，皆是微小之聲。

喘 說文：「喘，疾息也。从口，喘聲。昌沈切。」穿母。史記倉公傳：「令人喘逆，氣不能食。」難經張世賢注：「肺主氣，邪居肺，則氣不順而作喘。」蓋喘者氣由喉疾出而作之聲也，喘與歊同，皆氣息不平之聲。欠部：「歊，口氣引也。」難經張世賢注：「欠，氣相引也。」然欠之引是自然而引，歊之引則勞苦倦極而息也。

喘 說文：「喘，喘息也。从口，單聲。他干切。」透母。喘之息氣緩于喘，而聲則大於喘。氣緩者，其聲近笑，詩：「徒御嘩嘩。」傳云：「嘩嘩喜樂。」是也。聲大者其氣近勞，詩：「嘩嘩駉馬。」傳：「嘩嘩喘氣之貌。」馬勞則喘息是也。

咽 說文：「咽，東夷謂息謂咽。从口，四聲。虛器切。」曉母。咽之息大，咽之息小。尸部有肩字，鼻部有齧字，皆息也。咽之息亦如是。

呼 說文：「呼，外息也。从口，乎聲。荒烏切。」曉母。呼爲噓號之噓，諺爲諺名之諺，呼爲呼吸之呼，文字時代而義不同，聲韻時則一也。山海經：

「燭龍吹爲冬，呼爲夏。」吹，呼同是外息，吹則氣急而冷，故爲冬；呼則氣緩而溫，故爲夏。呼卽外息緩出之聲也。

吸

說文：「吸，內吸也。从口，及聲。衣及切。」曉母。內吸者，引氣入內也。以鼻曰歛，以口曰吸。

噓

說文：「噓，吹也。从口，虛聲。朽居切。」曉母。噓之出氣，更緩乎呼。玉篇引聲類曰：「出氣急曰吹，緩曰噓。」莊子仰天而噓，「蓋仰天緩緩出氣之微聲也。海賦注：「噓，猶吐咽也。」可想見其出氣之緩。戴侗曰：「自鼻爲歛，自口爲噓。」文字時代則然耳，其實一也。

吹

說文：「吹，噓也。从口，从欠。昌垂切。」穿母。吹者，出氣之急而寒者也。戴侗曰：「欲暖者歛之（與噓同），欲涼者吹之。」同一出氣，有緩急之不同，致有溫暖之別。荀子仲尼篇：「可吹而僂也。」楊倞注：「吹與吹同，言可氣吹而僂仆也。」此言吹之最急而重者也。

咽

說文：「咽，太息也。从口，胃聲。丘貴切。」溪母。靈樞：「人之太息者，何氣使然？」岐伯曰：「憂思則心系急，心系急則氣道約，約則不利，故太息以伸出之。」據此，心有憂鬱，引聲長嘆而出，如咽之聲也。論語顏淵：「喟然嘆曰：『離騷』。」咽，憑心而歷茲，「漢書高帝紀：『喟然太息，』皆是如此。

太息，

噤

說文：「噤，口氣也。从口，享聲。詩曰：『大車噤噤。』他昆切。」透母。口氣者，言氣出於口，噤噤而遲重也。字變作諄。說文：「諄，告曉之執也。」詩：「言者諄諄。」則其聲氣遲重可知。詩：「大車噤噤」亦卽大車遲重之聲，噤音之轉移。

噓

說文：「噓，悟解氣也。从口，寃聲。詩曰：『願言則噓。』都計切。」端母。徐鍇曰：「腦鼻中氣鬱塞，噴嚏則通，故云悟解氣。」噓者卽噴嚏之聲也。

啾

說文：「啾，相磨也。从口，禾聲。戶戈切。」匣母。言彼此相磨之聲。唱和之和，是後起之義。聲起於此，而彼應之，其聲如和，和者應聲之善者也。說文：「啾，相謂也。从口，出聲。當沒切。」端母。謂欲與語，先呼啾聲驚之，今鄙俗人尤然。漢書李陵傳曰：「啾，少卿良苦。」蓋與少卿言，先以聲啾之使注意也。又東方朔傳：「嘲笑之曰：『啾。』」顏師古注：「啾，叱之聲。」蓋漢人言語常如此也。今人以啾啾爲驚怪之意，甚且以

啾爲叱呵之聲。玉篇：「啾，叱也。」廣韻：「啾，呵也。」此言語聲韻之遞相變也。

唯

說文：「唯，詰也。从口，隹聲。以水切。」喻母。禮鄭玄注：「謂應聲之敬詞也。」今下人應上猶作如此之聲者。

唉

說文：「唉，應也。从口，矣聲。讀若埃。烏開切。」影母。唉之應，有嘆息之聲，不若唯之恭敬。史記項羽本紀：「亞夫拔劍撞而破之曰：『唉。』」儒子不足與謀。」索隱：「歎恨發聲之辭。」則豈不是應聲矣。

噲

說文：「噲，聚語也。从口，尊聲。子損切。」精母。言聚語人多而聲小也。告者，言多不絕之聲。噲噲者，人多不濟之聲。詩：「噲噲背憎。」箋：「噲」

噉查查，相對談語。」人部：「傳聚也。」即噉音之轉移。

聾

說文：「聾，聾語也。从耳。詩曰：『聾聾幡幡。』七人切。一清母。耳部：「聾，附耳私小語也。」則聾即是私小語。吾鄉方言猶云講聾語，固是此音，當是此字。聾，幡幡，聾之聲小，幡幡之聲大。今詩作「緝緝翩翩」，以聲韻用之，無定形也。糸部：「緝，結也。从糸，聾聲。」當是緝聲之如聾者。緝即聾音之轉移。

呬

說文：「呬，吸呬也。从口，呬聲。呼甲切。曉母。吸呬也者，桂馥云：「謂聲也。」蓋吸之聲向內，呬之聲向外，皆是一種口舌之聲。古書不甚用吸呬字。司馬相如子虛賦：「翁呬，奉養。」張揖曰：「翁呬，衣起張也。」蓋以口舌之聲擬之。文選海賦：「猶尚呀呬，餘波獨湧。」蓋亦以口舌之聲擬之，而聲則加巨也。至吳都賦云：「諠譁呬呬」，則以爲巨聲矣。吾鄉方言謂人之多言而桀傲者曰呬五呬六，卽此。

噉

說文：「噉，語聲也。从口，然聲。如延切。一曰母。桂馥云：「語疑爲諾。」噉者，諾之聲也。游牧時代彼此互相笑山林而以火之所及呼然聲以應之。聲音時代然爲然火之然，卽爲然諾之然。文字時代加口作噉以別之，然而今亦不用矣。

噉

說文：「噉，音聲噉噉然。从口，呈聲。余立切。」噉母。噉噉者，當是微痛之聲，字或作哈。玉篇：「哈，出聲。」今人有所痛苦，不知不覺中輒呼阿哈，阿爲開口出聲，哈爲撮口出聲。開口則氣稍舒，撮口則氣稍忍，一舒一忍，而聲氣出，似乎生理之痛苦暫可稍減。痛苦之甚者，口不能開，只有撮口而連呼噉噉噉卽哈字。集韻云：「噉噉衆聲，一不必然也。徐鉉：『段玉裁、桂馥、王筠、朱駿聲、錢坫於噉字皆無解說，殆未見及此也。』」說文：「唐，大言也。从口，庚聲。徒郎切。一定母。唐之聲，由噉而稍變，噉僅有聲無意，唐則大聲中而有言意也。原人時代每與人言，輒大聲不絕，而言亦多不可信，後人所謂荒唐之言是也。

謫

說文：「謫，誰也。从言，口，又聲。古文謫。直山切。一澄母。徐鉉曰：「問爲誰也。」言本耕治之田，蓋同耕時有不識者，發出謫之聲而問爲誰也。謫與誰稍別。史記賈誼過秦論：「陳厲兵而誰何，一謂細詰問之。朱駿聲云：「誰何也。」一何當是訶，訶問之詞也。

噉

說文：「噉，語未定貌。从口，曼聲。於求切。」影母。語欲出而氣不舒，作如此之聲也。玉篇引老子曰：「終日號而不噉，噉，氣逆也。而不噉者，非不噉也，因氣逆不能噉也。」莊子司馬貞注：「楚人爲啼極無聲謂噉，釋文本作噉。」噉蓋在有聲無聲之間。漢書東方朔傳：「伊優亞者，辭未定也。」伊優亞三字純是聲韻，蓋不言而欲有言，欲言而又不言，只有伊、噉、噉之聲而無一言，故曰辭未定也。

噉

說文：「噉，氣出貌。从欠，从高，高亦聲。許矯切。」曉母。張口氣上出，作噉噉之聲。班固：「吐金景，兮噉浮雲。」言香煙上出，結如浮雲，如

氣之歛歛也。古者不言聲而言貌。字亦作蒿。禮記鄭注：「蒿讀蒸氣出貌」也。

歛

說文：「歛，訾也。从欠，矣聲。鳥開切。一影母。與喉略同。法言注：「牙歛切齒而怒也。一言切齒聲從牙出而爲歛之聲也。唉之聲從舌上出，歛之聲從牙縫出，但其聲平而無怒意則爲磨聲。方言：「歛，然也。南楚凡言然者曰歛」是也。從言作談，則爲可惡之辭。

吃

說文：「吃，言蹇難也。从口，乞聲。居乙切。一見母。按欠部歛與此同。歛，牽也。一曰口不便言，氣奪即是口不便言，其聲之出，吃吃不休，而無一語，故曰言蹇難也。言蹇難者，一字每爲兩聲，故聲類云：「吃，重言也。」

哽

說文：「哽，語爲舌所介也。从口，更聲。古杏切。一見母。哽者，語出於口，忽爲舌所礙（韻會引繫傳介下有礙字），而作如此之聲。俗語所謂呐呐然不能出于口，即口舌不流利是也。後食物哽于喉，即用此字。後漢書明帝紀：「視哽在前。」後又借鯁字用之。

嚶

說文：「嚶，誇語也。从口，琴聲。古香切。一見母。誇語者，聲大而妄語也。與言部謬同。謬，狂者之妄言也。蓋聲大而無實語，故爲嚶，即爲謬。

哇

說文：「哇，詔聲也。从口，圭聲。讀若醫。於佳切。一影母。詔聲者，何人之顏色，而爲一種卑鄙之聲，後人遂以爲淫邪之聲。法言吾子篇：「或雅或鄭，何也？曰中正則雅，多哇則鄭。」故徐鍇曰：「古人言淫哇之聲也。」

嗇

說文：「嗇，語相訶距也。从口，距辛，辛，惡聲也。讀若桑。五葛切。一疑母。人以惡聲來，呼嗇聲以訶距之也。（訶即今之呵字，距即今之拒字。）

呶

說文：「呶，言多也。从口，投省聲。當候切。一端母。言部：「譟，多言也。」譟，呶者，言多而亂投也。吾鄉俗語謂言多而不斷曰呶牙，字亦即譟，謂言亂而無目的曰呶牙，字亦即呶。

嘯

說文：「嘯，多言也。从口，蓋聲。讀若甲。候檣切。一匣母。按咳，妄語也。嘯則多言而非妄語。吾鄉俗語猶言嘯嘯而談，聲仍作甲。

嚶

說文：「嚶，聲也。从言，則聲。烏章切。一影母。則聲者，小聲也。言部：「營，小聲也。」與此同。後漢書張衡傳：「鳴玉爲之與。」詩：「嚶嚶青蠅。」（今詩作營。）營聲蓋尤小於嚶也。

諾

說文：「諾，應也。从言，若聲。奴各切。一泥母。古者應聲有：「一曰唯，一曰諾。禮記玉藻：「父命呼，唯而不諾。」注：「唯速而恭，諾緩而慢。」蓋

諾者應之而不卽來，故曰父召無諾。蓋諾者必論其理義，計其可否，而不遽應。管子形勢解：「聖人之諾已也，先論其理義，計其可否。義則諾，不義則已；可則諾，不可則已。故其語未嘗不信也。小人不義亦諾，不可亦諾，言而必諾，故其諾未必信也。故曰必諾之言，不足信也。」凡與人言語，可者許之，不可者拒之，聲氣之間有一種不可不表示。諾之聲內而抑，可之表示也。但今言語時，已少有此種聲氣之表示矣。說文：「諫，徐語也。从言，原聲。孟子曰：『故諫諫而來。』魚怨切。」疑母。古人言語之徐者，前語之字已斷，後語之字未起，中間復作諛聲聞之，今鄙俗人猶如是，故曰徐語。自來文字學家未思及鄙俗人之聲韻，更不信鄙俗人之聲韻，尙有與原人同者，亦不知說文解字中尙多原人時代之聲韻，故解說終不能徹底。

諛

諛

說文：「諛，辨論也。古文以爲頗字。从言，皮聲。彼義切。」幫母。以古音讀之，當爲彼俄切。諛者蓋辯論時一種不然之聲也。孟子：「諛辭知其

詖

所蔽。」諛辭拒人，並無理由，而氣極盛，故知其所蔽也。說文：「沈州謂欺曰詖。从言，它聲。託何切。」透母。猝然作聲以欺人，其音如詖。廣雅：「詖，欺也。」蓋詖卽是欺人之聲也。戰國策：「寡人甚不喜詖者言也。」詖者慣作此聲以欺人，後卽以如此之聲爲詖。既以詖爲欺人，又以詖爲拒人。孟子：「詖詖之聲音顏色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」詖卽詖。

詖

說文：「詖，膽氣滿聲在人上。从言，自聲。讀若反目相睽。荒內切。」曉母。言膽氣充滿出於人之上，其聲如詖。段玉裁所謂：「蓋卽元曲所用咱字」是也。原人時代盛氣呼詖以自表示，當如此也。

詢

說文：「詢，往來言也。一曰小兒未能正言也。从言，旬聲。或从包作詢。大牢切。」定母。詢往來言者，往來言語，只聞有詢詢之聲也。廣韻：「諛詢，言不節。」類篇：「詢，諛語不了。」不節不了，卽只聞詢詢之聲，而不能辨詢詢者果何言語也。故詢詢又訓爲小兒不能正言。

諛

說文：「諛，讓也。从言，卒聲。雖遂切。」心母。兩相爭論，每作諛聲以責讓之。與啐異。啐有驚意，諛有怒意。

右呼吸聲氣之類七十五字

讙

說文：「讙，盡酒也。从欠，維聲。子肖切。」精母。凡作焦音者，皆有枯盡之義。火傷爲焦，水盡爲灇，面枯爲皤，口枯爲噤，盡酒者卽飲酒而盡，其聲若讙也。字亦作釀，與西部釀字，音義皆同。

歡

說文：「歡，飲也。从歡省，發聲。或从口从夫，作呶。昌說切。」穿母。歡者，飲酒時舌葉抵上齶之聲。與霽略同。霽爲滿口食之聲，歡則酒已下喉。

僅舌葉之聲。孟子：「放飯流歠。」禮記：「毋流歠。」皆言飲食時，口舌不可有聲也。國語越語：「國之孺子之遊者，無不鋪也，無不歠也。」即以歠爲飲酒之稱，如說文之所訓。孟子：「歠粥而深墨。」則以歠酒假爲歠粥之稱矣。

无

說文：「无，飲食氣不得息曰无，从反欠，居未切。」見母。段玉裁云：「无必讀於未切，」則是當爲影母矣。飲食氣而發出如此之聲，與噦略同，但噦不必爲飲食所節。詩：「如彼朔風，亦孔之僂。」毛傳：「僂，嘔也。」鄭箋：「使人佯然如鄉風不能息也。」僂从愛聲，愛从悉聲，悉从无聲，蓋聲韻之一貫有如此者。

啜

說文：「啜，嘗也。从口，𠬞聲。昌說切。」穿母。啜與歠音同而義稍別，歠爲飲，啜爲食。爾雅：「啜，茹也。」郭注：「啜者拾食。」禮記檀弓：「啜菽飲水。」釋文：「熬豆而食曰啜菽。」啜蓋亦食時之聲。

噤

說文：「噤，噤也。从口，集聲。子入切。」精母。按噤，齧也，即今所用之嚼字。噤之形音今爲嘔。食物入口，以齒齧之，而作如此之聲。

噤

說文：「噤，食辛噤也。从口，樂聲。火沃切。」定母。蓋食辛者，每鼓口作噤聲，以散其辛氣也。玉篇引伊尹曰：「酸而不噤。」辛散酸斂，散故噤而斂必不噤也。噤之聲散而大，後凡食聲之大者皆曰噤。玉篇：「大噤曰噤」是也。吾邑方言飲茶曰噤茶，即此字。

噤

說文：「噤，滿口食。从口，寢聲。丁滑切。」端母。按噤與噤之聲不同：噤爲舌頭聲，噤爲舌葉聲；噤訓爲滿口食，噤之聲作噤，自然之勢也。空口而無所食，以舌頭抵上齦，亦作噤聲。吾邑方言見有人食垂涎而不得曰噤嘴，即此字。

噤

說文：「噤，飽食息也。从口，意聲。於介切。」影母。飽食息者，言食飽氣上逆而出也。按噤亦作餒，見廣雅。玉篇、廣韻等書，吾邑方言所謂打飽餓是也。段玉裁云：「淮南書曰，該讀如人飲食太多以思下核之核，以思下核之核，乃以息上餒之餒之誤。」高注：「多言心中滿該，」亦謂此也。段氏此言，即吾邑方言之所謂。莊子：「大塊噫氣，其名爲風。」大塊噫氣者，即大塊之飽滿氣也。今多用噫爲噫詞，少用噫爲飽滿義者矣。

噤

說文：「噤，聲也。从口，食聲。」詩：「有噤其醴。」他感切。「透母。噤者，衆人聚食而作如此之聲。」王筠曰：「野人，不以禮食，其口作聲。」蓋噤非是食聲，乃食時所作之聲，如互相爭食而作噤聲以止之也。

噤

說文：「噤，飯室也。从口，壹聲。烏結切。」影母。噤與噤不同：噤之聲舒而長，噤之聲迫而促。故噤可用爲歎詞，噤則不能也。詩：「中心如噤，」

言憂塞于心如飯室也。